

223857

元次山集
顏魯公集

中華書局印行



元次山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杭縣	杭縣	桐鄉
丁輔之監造	吳汝霖輯校	陸費逵總勘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元次山集序

史若水曰自吾得元子而文思益古夫太上有質而無文其次有質而有文其次文浮其質文浮其質道之敝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物之生也先質而後文故質也者生乎天者也文也者生乎人者也質也者先天而作者也文也者後天而述者也故人之於斯文也不難於文而難於質不難於華而難於朴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余自北遊觀藝於燕冀之都得元子而異焉欲質不欲野欲朴不欲陋欲拙不欲固卓然自成其家者也唐之大家風斯下矣其駸駸乎中古而不已矣乎其泯而不傳將文末之世爾矣乎兩廣總戎太保武定侯郭公世臣武而好文余謂之元子公讀之若有契焉曰嗟嗟次山浩然剛大憤世疾邪者也安得百十次山以噴俗爾獨文乎哉遂以余本次而刻之俾余敘其說云爾

正德丁丑孟冬十有三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

國史

經筵官湛若水書于西樵之煙霞洞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一

贈禮部侍郎元結著

翰林編修湛若水校

太保武定侯郭勛編

補樂歌十首

有序

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而義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無亡一作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無亡一作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刻祠往帝歲時薦享則必作樂而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探其名義以補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宮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豈幾乎司樂君子道和焉爾凡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右網罟二章章四句

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
倚太帝兮其智如神兮草實兮濟我生人倚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雲之出潤益萬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

玄雲溶溶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玄雲漠漠兮含映愈光類我聖德兮溥被無方

右雲門二章章四句

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之德淵然深遠
聖德至深兮蘊蘊一作如淵生類族族其分孰知其然

元次山集 卷一

右九淵一章章四句

五莖顓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顓頊得五德之根莖

植植萬物兮沿沿根莖五德涵柔兮風灑舊音容而生其生如何兮抽反周天下皆自我君兮化成

右五莖一章章八句

大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嚳能總六合之英華
我有金石兮擊考崇崇一作與汝歌舞兮上帝之風由六合兮英華灑灑我有絲竹兮韻和冷冷與汝歌舞兮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底蕤蕤

右大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不備全
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汨汨兮順之以先元化灑灑音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舜能紹先聖之德
森森羣象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冥冥洋洋至化兮日見深柔欲聞酒灑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能大中國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茫茫下土兮乃均四方國有安人兮野有封疆茫茫下土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兮下戴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大護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護然得所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護育聖人生兮天下和萬姓熙熙兮舞且歌

右大獲一章章四句

二風詩宋

天寶丁亥中元子以文辭待制謁下著皇謨三篇二風詩十篇將欲求于司馬氏以裨天監會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於是歸于州里後三歲以多病習靜於商餘山病間遂題括存之此亦古之賤士不忘盡臣之分耳其義有論訂之

治風詩五篇

古有仁帝能全仁明以封天下故爲至仁之詩二章

猗皇至聖兮至聖至仁德施蘊蘊蘊蘊如何不全不缺莫知所
猗皇至聖兮至儉至明化流瀛瀛瀛瀛如何不號許果不拘音皆

右至仁四韻十二句

古有慈帝能保靜順以涵萬物故爲至慈之詩二章

至化之深兮。悄悄娛娛。如煦如吹。如負如持。而不知其慈。故莫周莫止。靜和而止。

至化之極兮瀛瀛溶溶如涵如封如隨如從而不知其功故莫由莫已順時而理

右五聲四韻十四句

古有勞王能執勞僉以大功業故爲至勞之詩三章

至哉勤績不盈不延誰能頌之我請頌焉於戲王勤亦何極濟爾

至哉儉德不豐不數誰能頌之我請頌夫於戲勞王儉亦何深戒爾萬代奢侈荒淫

至哉茂功不升不圯誰能頌之我請頌矣於戲勞王功亦何大去爾
兆庶洪湮災害

右至勞六韻二十四句

古有正王能正愼恭和以安上下故爲至正之詩二章爲君之道何以爲明功不濫賞罪不濫刑謹言則聽詔言不聽王至是然可爲明焉

右至正四韻八句

古有理王能守清一以致無刑故爲至理之詩一章

理何爲兮系脩文德加之清一莫不順則意彼刑法設以化人致使無之而化益純所謂代刑以道去殺嗚呼嗚呼人不斯察

右至理三韻十二句

亂風詩五篇

古有荒王忘戒愼道以逸豫失國故爲至荒之詩一章

國有世護仁信勤敏王寶惜荒終亡此乎焉有力恣諂惑而不亡其
國嗚呼亡王忍爲此心敢正亡王永爲世箴

右至荒三韻十二句

古有亂王肆極凶虐亂亡乃已故爲至亂之詩二章

嗟乎王家曾有凶王中世失國豈非驕荒復復之難令則可忘
嗟乎亂王王心何思暴淫虐惑無思不爲生人寬恕言何極之

右至亂二韻十二句

古有虐王昏毒狂忍無惡不及故爲至虐之詩二章

夫爲君上兮慈順明恕可以化人忍行昏恣獨樂其身一徇所欲
方悲哀於斯而喜當云何哉

夫爲君上者兢兢儉儉約可以保身忍行荒戕靡暴於人前世失國如王者多於斯不寤當如之何

右至虐四韻十八句

古有感王用姦臣以虐外寵妖女以亂內內外用亂至於崩亡故爲至惑之詩二章

賢聖爲上兮必儉約戒身鑒察化人所以保福也如何不思荒恣肆

爲上下隔塞人神怨^{平反}放赦惡無厭不畏顛墜

聖賢爲上兮用必賢正黜姦佞之臣所以長久也如何反是以爲亂矣寵邪信惑近佞好諛廢嫡立庶忍爲禍謨

右至感六韻二十句

古有傷王以崩殫之餘無惡不爲也亂亡之由固在累積故爲至

傷之詩一章

夫何傷乎傷王乎欲何爲乎將轟枯矣無人救乎轟枯及矣不可救乎嗟傷王自爲人君變爲人奴爲人君者忘戒此乎

右至傷二韻十二句

二風詩論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曰如何也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頌帝舜爲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爲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爲勞王脩之以敬慎故頌殷宗爲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爲理王此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閔太康爲荒王壞之以苛縱故閔夏桀爲亂王覆之以淫暴故閔殷紂爲虐王危之以用亂故閔周幽爲惑王亡之於累積故閔周赧爲傷王此亂風也訂曰子頌善上不及義軒湯武閔惡又不及始皇竊慕可稱極帝王理亂之道對曰於戲吾敢言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將系規諷乎如義軒之道也久矣誰能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爲規法過於是也吾子審之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一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

元謨

古者純公以惛愚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天子聞之咨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聽之臣曾記有說風化類弊或以之興或以之亡者不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取聖故大道清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取明故乘道施教脩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用明而取殺故沿化興法因教置法令簡要而人順教此類弊以昌之道也殆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繼者先殺而後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肆其下須臾繼者先淫而後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兆鍾其下憤凶此類弊以亡之道也其君歎曰嗚呼真聖之風歿無象耶明順之道誰爲嗣耶嚴正之源開已竭耶殺淫之流曰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爲戒心之寶

演謨

天子聞之慚然不煥冥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豈無故歟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類弊以昌之道其由上古強毀純朴強生道德使興云云使亡惛惛始開禮樂始鼓仁義乃有善惡乃生真僞然後勤儉之風發而逾扇嚴急之教起而逾變須智謀以引喻須信義以敦導是故必垂清淨必保公正所謂聖賢相逢羣羣溶溶不放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無訛倚恃以脂優游尙致平和嗚呼類弊以亡之故其由中古轉生澆眩轉起邪詐變其娛娛驅令嗤嗤則聞溺惑則見凶侈遂長淫靡然後忿爭之源流而日廣慘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苛酷以威服用詭譎以順欲是故皆恣昏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愚相遭諂諂露露以悲以號乃見苦而彌怨逆而彌悍捍援上式下式怯懦下食見反轉扇不欺天子感之歎然歎曰噫聖賢孤

獨生不耕世蒼蒼四海生類誰濟公曰嗚呼不可遂已聖人須極道於常臣賢人須滋德於庸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紛乃須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感制其昏縱

系謨

天子聞之惘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衰季之德吾不忍當將學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感制其昏縱行之之道惟公教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未易倚明主君斯道良難教爲主君商較其端夫王者其道德在清純玄粹惠和淳油不可恩會湯燬胡廣衰傷元休其風教在仁慈諭勸禮信道達不可沿以澆淫溺之淫末其衣服在禦於四時勿加敗弊不可積以繡綺奢修過制其飲食在備於五味示無便耽不可煎熬珍怪尙感所甘其器用在絕於文彩敦尙素朴不可駢鈿珠貝肆極侈削其宮室在省費財力以免隘陋不可殫窮土木叢羅聯構其苑囿在合當制度使人無厭不可牆塹肥饒極地封占其賦役在簡薄均當使各勝供不可橫酷繁聚損人傷農其刑法在大小必當理察平審不可煩苛暴急殺戮過甚其兵甲在防制戎夷鎮服暴變不可怙恃威武窮黷爭戰其政職在順時教校不追以驅不可騁於殺害肆極荒娛其聲樂在節諧八音聽聆金石不可耽喜靡慢宴安淫溺其嬖嬙在備禮供侍以正後宮不可寵貴妖豔嗜好無窮其任用在校掄材能察視邪正不可授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郊祀在敦本廣敬展誠重禮不可淫慢禱祈僻有所係其思慮在慎於安危誠其溢滿不可沈溺近習肆任談誕如此順之爲明聖逆之爲凶虐可以觀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公言已天子謝曰公之所述真王者之謨必當篆刻置之座右

說楚何荒王賦上

梁寵王召君史問曰史之記事無有遺乎對曰有之臣楚人也請說楚人之遺事昔聞臣何荒王使鈞翁相水相置浮宮之所相用鼠狐

釣之處翁曰臣相水多矣不能盡說請說相江之流有壟_下有瀧其
至險也實迴山如闢鼓_上望若合陽崖陰壑景氣常雜崩流激聲
空響相答則有峴烟_上輪峻束噴濤濁沃衝回驚漩_下圮屋
開谷故衆聲相喧積氣相昏翳_上聞深沈出入千里常如凝陰
是以魚經其中皆鬣秃鱗脫眇_上聽喘煦忽爲淵流瀛瀛油油
蘊渥無聲島嶼若浮則有獸波濤湍險之苦者必於其間養鱗讓鬣
休游施舒如此之虞皆曰魚郭君王審之無易此乎荒王眺歎曰釣
翁早父其思隘欺乃欲置吾於沮水一曲釣羅病魚吾自相水洞庭
可矣於是命造風釣於是命造浮宮令風釣所至淵無藏龍令浮宮
所狀與仙府比同宮有天航_上龍殿當居史端寶靈_上巫鬼祝女
司宮侍何若王而公族國卿莫得至焉宮有幢臺揭枝類擬天都薰
珍鉅塗纓佩垂紆金珠玉璫蕭瑟清冷苾蕝芬敷臣何荒王於此臺
上與姪女嫺_上蛛雙歌隔餘埃然自娛宮有絳_上堂勝_上禁房
鮑結館_上廊載戲兒妓官諧奴內宦宮老優倡及詭器不名戕
離_上維宮傍宮有聯嬌負士以爲嬌_上囿固多天草媚木淫
禽獸獸宮有海舩_上紅之闔邑偏_上鮮懸左曰瑞風右曰祥烟
宮有四門青氣白雲丹景玄寒然後始爲鵲城臣屯備交戰禁御
禁_上羅攢峙其餘駘鯨之艤_上飛龍之舫覺艇鶴舸_上羅宮
上下者千里相望浮宮可御而風釣無成臣何荒王乃浮浮宮于都
龍之漩沄出洞庭之南漢_上將斬蠻師夷父與漁者試風釣於沅湘
會滬_上臣何荒王始見墳魚之山而喜色未起又見風猶奮委釣
未施已滌涸淵洑周袤千里鼠中之魚皆觸蹙駭殺投跳委壘可以
薦車臣何荒王輦於其上而心始喜是日置魚監拜網尉釣尹司綸
各有等次又有類龍學鯉_上釣腥_上鈕鵬騰鸞躍潛錯榛_上
_{入叢中}水中覓得怪魚牧龍者皆差授官爵寵王聞之喜曰吾國無有長流
激湍平湘大淵而不知有此樂也始知城池宮館爲拘我之邱山澤

言已或可聽焉臣聞浮宮之成也臣何荒王令羣臣有後爲浮司不爲浮茅者族百姓能率爲浮家共爲浮鄉者復一男子能湍游上下者爲王賓女子能湍居移日者爲王嬪未及一年遂變楚俗川原有楚室之鄉江湖有駢舟之曲家見湍上之悲戶聞臨湍之哭時野有歎曰嗚呼有國者非喜愛亡國有家者非喜愛土家當取其亡也如喜愛者耶今君上喜愛浮宮風釣令臣下喜愛浮司浮鄉吾恐君臣各迷而家國共亡此實楚正士歎臣何荒王臣願君王驚懼爲心指此爲箴

說楚何惑王賦中

龍王瞞音字驚貌以音訓考之當作瞞然復問君史曰更有記乎曰有之甚妖怪也何故不說龍王曰當必爲吾說之對曰臣聞天鄩有山山有玉鼓寶有天龍力丁扣之歌舞聲媚金石韻便宮羽龍王曰生休矣吾將瞞之君史證曰不可臣所不欲說者懼君王好之君誠不忘歟臣請備說其可好乎昔臣何惑王用閭婁之謀肆極荒淫更經年歲鑿險填深轉餽通千里萬金五譯臣妄借喻其心然後云後非靈女撫鼓而天龍不舞非靈女引和而天龍不歌天龍舞一容化一分眇一祥儻一宛袂臣何惑王見之舒舒曳曳若多諄耐而不知所制天龍歌一化顏一主顧一更聲一換氣臣何惑王聽之娛娛懿懿若已耐昏而不知所至天龍歌舞臣何惑王氣如陽春始霽時雨天龍不敢舞臣可惑王心若已喪而傾懷不主焉呼天龍惑人至此焉呼天龍媚人至斯加有龍類韓真姓所出姓韓之使臣何惑王之心無所不欲使臣何惑王之意無所不爲獨言選女於餘可知其選女也豈止嬖嬖上鳥營下以威燉嬖及靈未筭將語語反將說魚今將嬖與魚將嬖鳥可喜美者母姨負抱姑姊引提詣於王宮字籍王聞然後割楚國廟右爲天龍作宮分楚國社陽爲龍類作館悉楚國之好奉之已窮於所

奉之心其猶未滿楚國之人已悲客策怨日苦其毒其臣何惑王尙
熙懷數娛日思未足野有直士觸而證曰大王溺於天醜惑於醜類
不顧宗廟遂亡人民如何下令且云舞者能變一度歌者能變
一聲應醜樂之節數充寡人之性情且能富其親族又能貴其父兄
至於母姨姑姊皆能與之封邑以爲世榮令行逾月楚俗皆化女志
難繼男忘耕稼里閭學歌之館鄉築教舞之樹遂使黃鍾大呂生溺
惑之聲孤竹空桑起怨離之調變風俗於一歡忘正始於一笑大王
未覺遂不節損此所謂警而濁之源造亂亡之本今之所好則妖惡
之物所爲又怪醜之事義軒之耳必不肯聽焉禹之心必不肯喜臣
何惑王悟之於是使嬖臣挾玉鼓與醜樂使閭尹抱天靈醜類鎖以
金索繫於石人沈之深淵飛檄而旋

說楚何惜王賦下

寵王曰始哉楚國幾爲浮宮醜樂所亡君史曰幾亡楚國有甚於是
昔臣何惜王極暴極虐使臣下得肆姦肆佞肆兇肆惡臣何惜王不
知如此亡可待矣而乃嘆曰嗚呼堯實卑帝禹實隸王殷周君長并
夫可方焉有慘然勞苦而爲人主焉有險然九州而列封諸侯吾必
合外荒夷狄海內人民悉奉我爲欲世世臣此臣何惜王所云又
謀變先王之典禮更萬物之名號列宮官於海外窮天地而復思稽
極變化徵驗怪異盡難得之物充無窮之意荒娛厭怠思計所爲度
國土之不大料財力之不支乃令人曰吾欲勞汝人民休汝人民汝
人民豈知今悉汝丁壯婦人繼之童翁分力負載而隨我已老謀我
已名師人民聽我當無二思所舉既甚所資不足乃署官而賈鉅孤
而鬻始令國中絕人謗譏贊謀者侯敢諫者族其令朝行其俗暮改
有以逃罪正言不發萬口如封詔媚相與千顏一容野有忠臣負符
矯謁僞爲齊客給而證曰臣入君王之封域見君王之風化踟躕路
隅不覺泣下或聞哀號或聞悲呼訊於閭里必鰥寡惻孤或見凶侈

或見驕奢訊於左右必公侯之家客說未已臣何惜王曰然乎謂何
對曰意君王不知忠正不植姦佞駢生能煇殆上音佳仁惠冒蓋聰
明令巧媚得口爲牙戟令姦凶得心爲甲兵此皆明跡甚於鬼神發
機有若雷霆實畏君王已芻於牢圈實恐君王已暴夫乾枯君王如
何不是念乎臣恐楚國化爲荒野臣恐君臣不如犬馬臣何惜王於
是眊容而慚撫身而哀仰爲客曰君幸憐之得無戒哉君王爲臣化
心心化身身化化人嗚呼遞化之道在制於內外之入也有視聽
言聞內之出也有性情嗜慾出入相應必有禍福臣何惜王聞之譙
居化心諷誦斯言終身爲箴遂罷已成之事寢未成之謀廢所賈之
官復所鬻之孤敢諫者侯贊謀者誅君史言已王客捧酒爲寵王壽
起而贊曰君史說楚似欲戒梁敢願君王示鑒不忘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三

閑荒詩一首

天寶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陰聞其年水壞河防得隋人寃歌五篇考其歌義似寃忽時主故廣其意採其歌爲閑荒詩一篇其餘載于異錄

煬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禍以爲長世謀居常取前王不思天子遊意欲出明堂便登浮海舟令行山川改功與玄造俾河淮可支合峯嵬生回溝封隕下澤中作山防逸舡燼狀龍鵠若負宮闕浮荒娛未央極始到滄海頭忽見海門山思作望海樓不知新都城已爲征戰丘當時有遺歌歌曲太寃愁四海非天獄何爲非天囚天囚正凶忍爲我萬姓雖人將引天鈔人將持天鍊下所求所欲充其心相與絕悲憂自得隋人歌每爲隋君羞欲歌當陽春似覺天下秋更歌曲未終如有怨氣浮奈何昏王心不覺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忻提矛吾聞古賢君其道常靜柔慈惠恐不足端和忘所求嗟嗟有隋氏惛惛誰與儔

系樂府十二首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嘗可稱歎者爲詩十二篇爲引其義以名之總命曰系樂府古人歌詠不盡其情聲者化金石以盡之其歡怨甚耶戲音盡歡怨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故元子系之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沅湘爲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嬰孩寄樹顛就水捕鰭於都鱸所歡同鳥獸身意復何拘吾行遍九州此風皆已無吁嗟聖賢教不覺久踟躕

隴上數

援車登隴坂窮高遂停駕延望我狄鄉巡迴復悲咤滋移有情教草

木猶可化聖賢禮讓風何不遍西夏父子忍猜害君臣敢欺詐所適今若斯悠悠欲安舍

頌東夷

嘗聞古天子朝會張新樂金石無全聲宮商亂清濁來驚且悲歎節變何煩數始知中國人耽此亡純朴爾爲外方客何爲獨能覺其音若或在蹈海吾將學

賤士吟

南風發天和和氣天下流能使萬物榮不能變羣愁爲愁亦何爾自請說此由詔競實多路苟邪皆共求常聞古君子指以爲深羞正方終莫可江海有滄洲

欸乃曲

欸乃曲音欸乃音誰能聽欸乃欸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爲漁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能不爲酸嘶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麝空念庭前地化爲人吏蹊出門望山澤回顧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去鄉悲

踟躕古塞關悲歌爲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爲悽傷

壽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脩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木始知世上術勞苦化金玉不見充所求空聞恣耽欲清和存王母潛胡故無亂蹟誰正好長生此言堪佩服

雙臣怨

殷聖何所怨乃於千人不識天地心徒然怨臣將冷草木患欲
說昆蟲苦巡迴宮闕傍其意無由吐一轉哭都市淚盡啼田故謠頌
若採之此言當可取

謝大鏡

客來自江潭云得雙大鏡言靈寶照我何疑自昔保方正顧
嘗無妄私願和國卿分全守貞常規行之恐不及此外將何爲惠恩
如可謝古問敢終辭

古藏歎

古昔有遺歎所歎何所爲有國遺賢臣萬世爲冤志所遺非遺望所
遺非可遺所遺非遺用所遺在遺之嗟嗟山海客全獨竟何辭心非
肯滿頰安得無不遺

下客謠

下客無黃金豈思主人憐客言謠黃金主人然不然珠玉成彩翠綺
羅如媚媚終恐見斯好有時去君前豈知保終信長使令德全風聲
與時聲並頌萬千年

石宮四詠

石宮春雲白白雲宜蒼苔石宮春雲白白雲宜蒼苔

石宮夏水寒寒水宜高林遠風吹蘿蔓時客照清陰

石宮秋氣清清氣宜山谷落葉逐清風坐人愛松竹

石宮冬日暖暖日宜見泉石淨水多過寺西安民

與黨評事

大理評事黨曄好閑自退元子愛之作詩遺焉

自顧無功勞一歲官再遷踟躕身班次中常懷便取焉如以久荒浪惜
殷性頗全未知在何處不合無故牽動強所不及於人或未嘗忘
惠君子知之識見偏且欲因我心願爲化先彼云萬物情有願願

所便愛君得自遂令我空淵禪

與黨侍御

庚子中元于次山爲監察御史黨茂宗罷大理評事次山愛其高
尚會作詩一篇與之及次山未辭殿中茂宗已受監察採茂宗嘗
相誚戲之意又作詩與之

衆坐吾獨歡或問歡爲誰高人黨茂宗復來官憲司昔吾順元和與
世行自遺茂宗正作吏日有趨走疲及吾汗冠冕茂宗方矯時諂吾
順讓者乃是于進資今將問茂宗茂宗欲何辭若云吾無心此來復
何爲若云吾有羞於此還見唯誰言萬類心開之不可窺吾欲喻茂
宗茂宗宜聽之長轡有脩轡駟者令爾馳山谷安可怨筋力當自悲
嗟嗟茂宗可爲識者規

寄源休

辛丑中元結與族弟源休皆爲尚書郎在荆南府幕休以曾任湖
南久理長沙結以會遊江州將兵鎮九江自春及秋不得相見故
抒所懷以寄之

天下未偃兵儒生預戎事功勞安可問且有忝官累昔常以荒浪不
敢學爲吏况當在兵家言之豈容易忽然向三歲境外爲偏帥時多
尙矯詐進退多欺貳縱有一直方則上似姦智誰爲明信者能辨此
勞畏

與漢溪鄰里

乾元元年元二將家自全于漢溪上元二年領荆南之兵鎮于九
江方在軍旅與漢溪鄰里不得如往時相見游又知漢溪之人曰
韓窮困故作詩與之

昔年苦逆亂舉族來南奔日行幾十里愛君此山村峯谷呀回映誰
家無泉源脩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漢溪中曲濱其陽有閑園鄰里
皆贈我許之及子孫我嘗有匱乏鄰里能相分我嘗有不安鄰里能

相存斯人轉貧弱力役非無究終以漢濱訟無之天下論

喻漢溪鄉舊遊

往年在漢濱漢人皆忘情今來遊漢鄉漢人見我驚我心與漢人豈有辱與榮漢人異其心應爲我冠纓昔賢惡如此所以辭公卿貧窮老鄉里有休還力耕况曾經逆亂日厭聞戰爭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終當來其濱飲啄全此生

忝官引

天下昔無事僻居養愚鈍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順忽逢暴兵起閭巷見軍陣將家瀛海濱自棄同芻蕘往在乾元初聖人啓休運公車詣魏闕天子垂清問政誦王者箴亦獻當時論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信屢授不次官曾與專征印兵家未曾學榮利非所徇偶得兇醜降功勞愧分寸爾來將四歲慚取言可盡請取寃者辭爲吾忝官引寃辭何者苦萬邑餘灰燼寃辭何者悲生人盡鋒刃寃辭何者甚力役遇勞困寃辭何者深孤弱亦良恨無謀救寃者祿位安可近而可愛軒裳其心又干進此言非作戒此言敢貽訓實欲辭無能歸耕守吾分

樊上漫作

漫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門前山竹遶茅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峯引望堪忘年四鄰皆漁父近渚多閑田且欲學耕釣於斯求老焉

訓裴雲客

自厭久荒浪於時無所任耕釣以爲事來家樊水陰甚醉或漫歌甚閑亦漫吟不知愚僻意稱得雲客心雲客方持斧與人正相臨符印隨坐起守位常森森縱能有相招豈暇來山林

酬孟武昌苦雪

積雪閑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長吟未及終不

覺爲懷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不能救時患譴論以全意知公惜春物豈非愛時和知公苦陰雪傷彼災患多姦兇正驅馳不合問君子林鷺與野獸無乃怨於此兵興向九歲稼穡誰能憂何時不發卒何日不殺牛耕者曰已少耕牛曰已希皇天復何忍更又恐斃之自經危亂來觸物堪傷歎見君問我意只益胸中亂山禽飢不飛山水凍皆折懸泉化爲冰寒水近不熱出門望天地天地皆昏昏時見雙峯下雪中生白雲

漫問相里黃州

東鄰有漁父西鄰有山僧各問其情性變之俱不能公爲二千石我爲山海客志業豈不同今已殊名跡相里不相類相友且相異何况天下人而欲同其意人意苟不同分寸不相容漫問軒裳客何如耕釣翁

喻舊部曲

漫遊樊水陰忽見舊部曲尙言軍中好猶望有所屬故令爭者心至死終不足與之一杯酒喻使燒戎服兵興向十年所見堪歎哭相逢是遺人當合識榮辱勸汝學全生隨我奮退谷

雪中懷孟武昌

冬來三度雪農者歡歲稔我麥根已濡各得在倉廩天寒未能起孺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籃中見冬薑上燒柴爲溫酒煮鰕爲作潘客亦愛杯樽思君共杯飲所嗟山路閑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興盡還就枕

喻常吾直爲舊官

山澤多飢人閭里多壞屋戰爭且未息徵斂何時足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何况假一官而苟求其祿近年更長吏數月未爲速來者罷而官豈得不爲辱歡爲辭府主從我遊退谷谷中有寒泉爲爾洗塵服

招孟武昌

漫叟作退谷銘指曰千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挾湖銘指曰爲人厭者勿泛挾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于進在武昌不爲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挾湖故作詩招之

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挾湖澄清湖盡到谷口單船近塔墀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歛石爲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絕壑流寒泉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邊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厭退谷正可遊挾湖任來泛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谷中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登殊亭作

時節方大暑試來登殊亭憑軒未及息忽若秋氣生主人既多閑有酒共我傾坐中不相異豈限醉與醒漫歌無人聽浪語無人驚時復一回望心目出四溟誰能守縷佩日與災患并請君誦此意令彼惑者聽

漫酬賈沔州

賈德方與漫叟者懼漫叟不能甘窮獨懼叟又須爲官故作詩相喻其指曰勸爾莫作官作官不益身因德方之意遂漫酬之

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令得誅暴叛上將屢顧偏師常救亂未曾弛戈甲終日領簿案出入四五年憂勞忘昏旦無謀靜兇醜自覺愚且懦豈欲卓犖中爭食麤與驥數年中可食者下因反牛馬食餘草節曰去年辭職事所懼治憂患天子許安親官又得閑散自焚焚水上性情尤荒慢雲山與水木似不憎吾漫以茲忘時世日益無畏憚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喚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算聞君勸我意爲君一長歎人誰年八十我已過其半家中孤弱子長子未及冠且爲兒童主種藥老溪澗

漫歌八曲

壬寅中漫叟得免職事漫家樊上修耕釣以自資作漫歌八曲與縣大夫孟士源欲士源唱而和之

故城東

漫惜故城東良田野草生說向縣大夫大夫勸我耕耕者我爲先耕者相次焉誰愛故城東今爲近郭田

西陽城

江北有大洲洲上堪力耕此中宜五穀不及西陽城城畔多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所望

大回中

樊水欲東流大江又北來樊山當其南此中爲大回回中魚好遊回中多釣舟漫欲作漁人終焉無所求

小回中

叢石橫大江人言是釣臺水石相衝激此中爲小回回中浪不惡復在武昌郭來客去客船皆向此中泊

將牛何處去二首

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惟牧童

將牛何處去耕彼西陽城叔閑修農具直者伴我耕叔閑漫叟章氏甥直者漫叟長子

將船何處去二首

將船何處去釣彼大回中叔靜能鼓橈正者隨弱翁叔靜漫叟李氏弟正者漫叟次子

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非酒徒即惡客還家亦少酣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三